

过得去

杨葵

用干净规矩的句子，
老老实实回忆一些人，一些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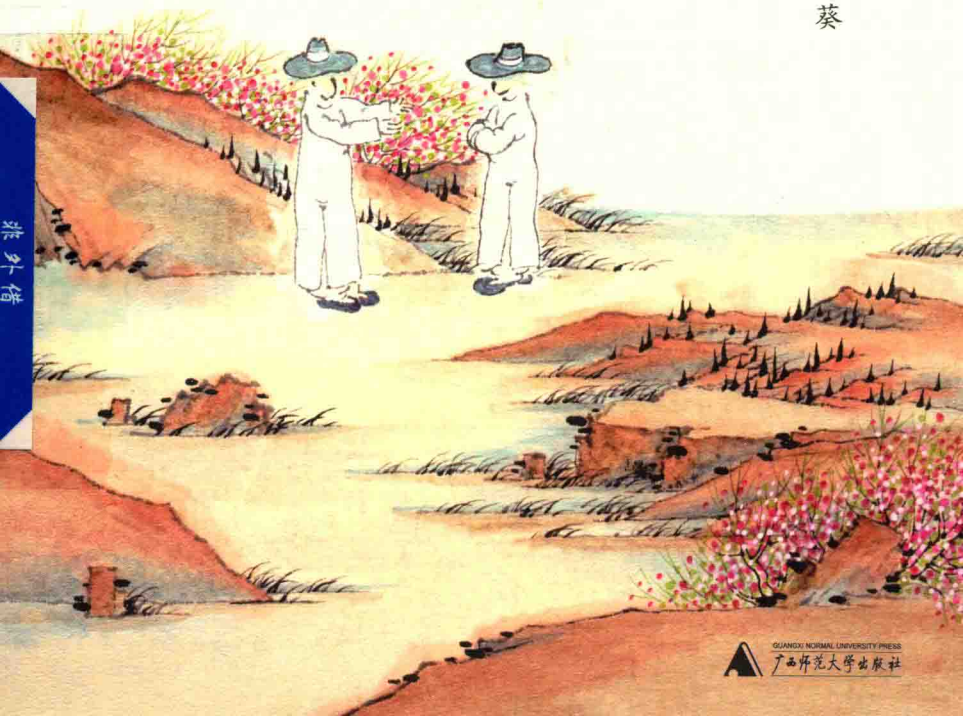
于自己，

有三省乎己的企图；

于他人，

许是个借鉴。

— 增订版 —



过得去

杨葵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过得去 / 杨葵著. -- 2版. -- 桂林 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598-0296-5

I. ①过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09250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: 541004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 张艺兵

责任编辑: 张旖旎 罗丹妮

装帧设计: 彭振威

内文制作: 李丹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张: 8.875 字数: 140千字

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46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增订版自序

这本小书初版于2010年春，是我第二本个人文集，与前一本《在黑夜抽筋成长》相隔整整十年。

之后数次重印，每次印量都不大。关于这点，要多说两句。理想国令我尊敬，这是原因之一。很多出版机构不会为小数量加印，是贪，是懒，是不用心，造成很多好书一刷之后，便如泥牛入海，于人于己都很可惜。

前年，书市这本小书断货，理想国又要加印，同时建议，可以做个修订，补写一篇，讲讲在苏北的童年。这主意好到完全无法拒绝，我满口答应，还立刻去了趟苏北。

惭愧的是，各种原因，这篇文章拖至今夏才完成，增订版总算完稿。删除初版中《关于消夜的繁华旧梦》一篇，

补入两篇，《苏北笔记》是新写的，《新街口外大街十九号》之前《东榔头》一书曾辑入。

其他旧文，也趁便做了不少文字细节修订。读校样时发现，八年过去，很多人事变化很大，比如写到的有些人，当时还硬硬朗朗的，现已永别。这些要不要一并修订呢？前思后想，最终决定尊重过去，维持原貌。

2018年7月

北京

初版自序

书名缘起于网络上流行的一句话：到不了的都叫远方，回不去的都叫回忆。

这话到底想说什么，我其实不太明白，好像有点形式大于内容，觉得这么个调调说话有意思、显得机灵吧。也确实像情窦初开的维特用粉红信笺写情书，抖机灵。

回不去的都叫回忆，我猜实际想说的是：过去心不可得。“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”，古人说得如此简洁透彻，到今天，就绕得这么模糊别扭，人心曲直变化，从中可以管窥。

写作一道在今天，因为发表途径便捷，造成大多数人写起来不过脑子，随便写完，鼠标一点撒出去，流于报刊或

者网络。这样的写作又分两种，一种是宣泄式写作——纯为情绪找出口；一种是打工式写作——像在饭馆洗盘子，完成任务而已。二者都对写作缺乏敬畏心。

也有精心侍弄文字的，也分两种。一种如前所述抖机灵，追求腔调重于追求内容，追求逗重于追求意义；还有一种，仍将写作当正经事，孜孜以求，追求文字之美、之力量、之我手写我心。

宣泄式写作、打工式写作，出于种种因缘我也都曾尝试，写完无不愧悔莫及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越来越少这样的孟浪，随时提醒自己，文章千古事，风雨十年人，写作不是个小事。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

接下来的问题是：写什么？

才疏学浅，学术著作写不了。井底之蛙，鸿篇大论更写不了。关键是也没什么好写的。平日读时髦书，看到不少人兴致勃勃地学术，慨而慷之地鸿篇大论，以为自己很有创造力。可我读完，常替他们脸红——那些论点论据，甚至作论方式，两千年前都有过。

所以我只老老实实写点回忆。真人真事，都是自己经历的，对自己人生观、世界观的形成有过影响的。于自己，有

三省乎己的企图；于他人，许是个借鉴。就心存这信念，默默写到今天。

对于真花工夫琢磨文字的人来说，的确冷暖自知。个人的体会是，从完全不会写，到写得有模有样不太难，但越往前行，越是难上加难。打个比方就是，从零分到九十五分不太难，后面那五分，每前进一步都需脱层皮，重新做人。

曾有友人来探讨，究竟怎样的文章才算好文章。我按自己体会回答：不做作。又追问：什么样的不做作？答：一切不做作。这个，就是后边那五分的内容，全是心上的动作，太难了。

为编这本文集，检阅这两年写下的文字，对自己仍然很不满意，原因就在处处仍可嗅到做作气息。这现实令人绝望。但这又是没办法的事，做作是我们平常人的心的常态，想要彻底消灭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能做到的也许只是少点，再少点，哪怕少到小数点之后十位数、百位数，还有小尾巴藏着。总之前边的路还长，好在我对写作仍有热爱，我会努力。

最后要说的是，回忆于我，是回得去的，回去的途径就是文字。“回得去”念着不顺耳，所以改成“过得去”。其

实这还是借个方便说话，哪有什么过去可以回，所谓过去，都是现在心里的过去，无不都是现在一笔一画写出来的，而每写完一个笔画，它又成了过去。如此，当然也就没什么回得去、过得去。

2009年岁末

北京 西坝河

目 录

增订版自序 / i

初版自序 / iii

苏北笔记 / 001

虎坊路甲十五号 / 037

新街口外大街十九号 / 069

农展馆南里十号 / 085

我和我的作者们 / 127

老城门边的私家地理 / 211

苏北笔记

引子

戊戌年春节，陪母亲去南京过年。她在无锡长大，祖籍河南新乡，和南京有关系的不是她，是我。我既非生于南京，也没在南京生活过，但祖籍在此。父亲倒是南京出生，不过很小就因战乱离别故土，连逃难，带求学，再没回去。

南京之行是母亲的主意，心底的细密思量没说。随着我也年纪渐大，有件事体悟渐深：万事怎么可能单一原因呢，都是复杂、复合的，欲说还休才是常态。我猜母亲内心众多原因，其中必有一项，是对自己某一身份猛醒——这个家族，她是老一辈仅存的硕果了。父亲、叔叔婶婶、姑姑姑父均已

作古。我这一辈兄弟姊妹十几个，多在南京，最年长者今年七十岁，我最年轻，今年也五十岁了，母亲大概觉得有责任主持一次家族聚会。说起这份猛醒，可能也只是潜意识活动，并不那么明确。

大年初一抵宁，当晚一大家族二十多口人欢聚，欲笑还哭自不消说。初二下午，天气晴暖，全家人到燕子矶，三五成群沿江边漫步，晒太阳，唠闲话。我们轮换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母亲，她很高兴，眼睛一直由着笑容挤成细长线。

江面泛着金光，一艘大船“突突突”自西向东稳健前行，身后不远，三艘小不点儿并排紧随，步调一致。此时此刻，此情此景，令我顿感恍惚，时光倒流三十九年。也是冬季的一天，父母带着我和哥哥，天蒙蒙亮即从江苏淮阴长途汽车站出发，一路开到洪泽湖边，已近晌午，停车吃饭。下午到了南京，当日夜里又从南京坐绿皮火车，由南向北跨越此刻就在眼前“一桥飞架南北”的南京长江大桥。第二天傍晚抵达北京，和此前已先抵京的姐姐会合，一家人从此定居北京。那一年我十一岁。

乍到北京头几天，每至夜晚，半梦半醒间，总觉得整个房间在移动，仿佛还在火车卧铺车厢，床也随着同步移动，

辨不出南北西东。是因为坐了太久火车，那会儿南京到北京将近二十个小时；更是因为，淮阴不通铁路，我从出生到那时，从未离开淮阴，整个童年都在淮阴度过，当然也从未坐过火车。

淮阴还是往大了说，精准表达出生地，是江苏省淮阴地区涟水县。当时行政区划，各省下辖若干地区，地区下辖若干县。淮阴是苏北一个地区，下辖涟水、淮安、盱眙、洪泽、金湖等若干县，首府清江市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地区制改为市区县制，清江市撤消，淮阴地区更名淮阴市。本世纪初又更名淮安市，原来的淮安县成了市里的楚州区，涟水仍是下辖县。

涟水，一个此前和我的家族没有丝毫关系的苏北县城，成了我这一生开始的地方。父母年轻时，也绝无可能想到这辈子会和涟水搭上关系，而且一搭二十年。他们黄金般的青春在涟水度过，在此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一日三餐，生儿育女。

1949年，父母从不同的解放区进了北京城。十几年后，时势变化，他们一个成了“右派”，一个成了“反革命”，先后被发配到河北唐山柏各庄农场。中间又是多少故事，最终

结为患难夫妻。1960年，他们被下放到苏北。本来应该在清江市安排工作，母亲工作落实了，却没单位接收父亲，只剩涟水县文化馆有一空缺编制。涟水离清江不足三十公里，现在看，是同城，但在当时社会文明条件下，是实实在在的两地分居。父亲怕委屈了母亲，建议她留在市里，自己去涟水，两头跑。母亲说，那么老远从北京跑来这么个奇怪地方，不就是为了两人不分开嘛，一起去。

1962年夏天，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我姐姐生于涟水县。1964年夏天哥哥出生。1968年，也是夏天，我在涟水县人民医院哭出生老病死第一腔。长大后知道有生辰八字一说，年月日明确无误，问到出生时辰，父母疑惑地对视，而后同时遗憾地对我摇头，说那年月哪顾得上这个。母亲可劲儿回忆，最后只记起，“天边刚露白”。

1979年，父母落实政策回北京，我也从此告别苏北，迄今已近四十年。如今回忆苏北的童年生活，如七宝楼台，虽在心里眩得很，拆碎下来不成片段。这些天读周作人杂事诗，有一组“往昔”诗，均以“往昔”二字开头，往昔居会稽，往昔在越中，往昔买玩具，等等，多是回忆童年在绍兴故乡种种，也是零散不成段落，惹得我也时时思绪荡回苏

北。只恨向无诗才，更无周作人那样看似素淡实则情深的文笔，就用笔记的形式平白直叙吧，算是一份纪念人生半百的作业。

名字

先从伴随五十年的名字说起。

我出生的时候，社会流行破除各种传统，统而笼之有“四旧”之说，传承几千年的一些东西，被归为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四大类别，予以摒弃。“四旧”里，人有姓有名，有字有号，里面暗含家族、辈分诸多信息。一朝风雨来，这些统统被破除，姓杨，名葵。没了。

依族谱，我辈应为“恭”字辈，父亲是“信”字辈。父亲1948年从旧北大逃到河北解放区，少不了洗脑学习、更改名字，从此单字一个“犁”行世。我这辈出世，社会气息焕然一新，父亲跟时势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弃族谱于不顾，也不再“恭”字排辈。

叔叔、姑姑不似父亲一生曲折多变，寻常人家安稳度日，所以他们的孩子，起初还有几个名中有“恭”。后来的几个，

大概也是时代风尚裹挟，没心思顾及这些老理儿，囫囵一个单字凑合了。

“破四旧”，具体到命名一事，少了“男楚辞女诗经”的陈词滥调，更多时代气息昂首挺立于千家万户新生儿的名字中。“葵”，正常时代想到的是葵与藿，是植物，或者向日葵这样的简朴意象，但我这个“葵”，红色气息浓郁。

据说生我之后，父亲起了若干名字备选，母亲左挑右择，没中意。一天晚上，还在坐月子的母亲听见院墙外小孩子唱歌，正唱到“您是灿烂的太阳，我们像葵花，在您的阳光下幸福地开放”，忽有所感：不如就叫“葵”。

这首歌叫《毛主席呀，我们永远歌唱您》，红极一时，原唱张振富、耿莲凤，是当时最负盛名的男女声二重唱组合。另有歌词近似的两首歌，一首《毛主席啊，我们永远忠于您》，还有一首藏族歌曲《我们永远祝福您》。

大概从我这里得了经验，从此再有人请父亲起名字，一律使用贴近时代大法。比如1977年我堂姐生了儿子，父亲为他起名“治”，当时全社会最流行的词汇是“抓纲治国”。

可是，从我姐姐哥哥名字看，父亲有着知识分子一贯的小心思，“破四旧”并非义无反顾，还是悄悄留了尾巴。我

长到十来岁，读了些书，知道有“伯仲叔季”之说，想到哥哥名字叫“季”，于是认真问父亲：“季”该是垫底的啊，哥哥的名字好像应该是我的？父亲沉吟片刻，岔开话题。我虽年纪小，也大概明白了自己是“计划”外产品。

遇见死亡

不知何故，后来想起苏北，常是冬日景象。不管什么回忆，底色总是萧条的冬天居多，地面下过雪。江苏的雪不会太大，积不住，满地潮湿泥泞，到处脏。

不过据母亲回忆，我出生那年冬天，有过一场豪雪。就在那场雪中，有天夜里我呼吸急促，脸憋到紫，随后呼吸越来越弱，脸越来越白。父母吓坏了，抱着我冲向医院。积雪甚深，唯一的交通工具自行车（苏北叫“脚踏车”）无法骑，只能跌跌撞撞跑。心急如焚，路上像过了半个世纪，其实不过二十分钟，到诊室打开襁褓，只见一张红彤彤的小脸儿，正对他们乐。

我对此当然全无记忆，只能从母亲的说法中，体会当时的紧迫，母亲原话是，“感觉这孩子活不成了”。